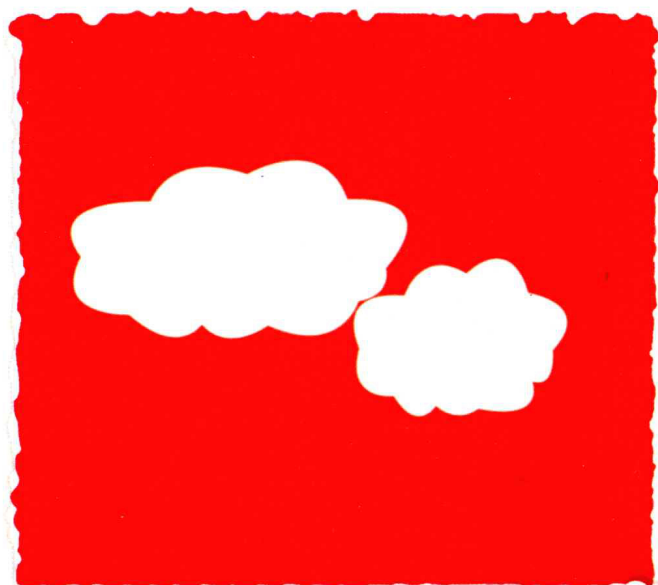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你怀抱的 天空里

夜遥
作品



在你怀抱的 天空里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你怀抱的天空里/夜遥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
出版公司, 2010. 11
ISBN 978-7-5125-0120-1

I. ①在… II. ①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96617号

在你怀抱的天空里

作 者 夜 遥
责任编辑 艾 迪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×1000mm 16开
17印张 260千字
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
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120-1
定 价 26.8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: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C 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记忆是心灵相印的痕迹 · 001
第二章	痕迹是青春镂刻的忧郁 · 017
第三章	忧郁是指尖抚过的距离 · 038
第四章	距离是眼睫沾染的声息 · 078
第五章	声息是匆匆如赴的游戏 · 099
第六章	游戏是渴望未熄的秘密 · 116
第七章	秘密是梦醒微痛的言语 · 140
第八章	言语是流年菲薄的情绪 · 154
第九章	情绪是泪水奢侈的继续 · 172
第十章	继续是不舍酝酿的潮汐 · 193
第十一章	潮汐是自由跋涉的天际 · 217
第十二章	天际是过往交错的记忆 · 241
终章（1）	怀抱 · 256
终章（2）	天空 · 262



第一章

记忆是心灵相印的痕迹 <<<

殷爱放学以后没敢直接到孙叔叔家去吃晚饭，她悄悄地先回家换了一条裤子，今天在学校里那一跤摔得实在是很惨，膝盖摔紫了一大块不说，裤子也破了一个洞，如果让孙克看见了，他肯定又要发脾气。

殷爱用碘酒擦了擦膝盖，疼得龇牙咧嘴，换上新裤子以后她骑着自行车在大院里绕了一圈，装成刚从学校回来的样子，把车骑到了孙叔叔家的院门边敲响门铃，对来开门的吴阿姨甜甜地打了个招呼：“吴阿姨，晚上烧什么好吃的呀，饿坏了！”

和很多随军家属一样，吴阿姨在大院里的军人服务社上班，工作十分轻松，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照顾丈夫和儿子上。她笑眯眯地从自行车篓里拿过书包，“你孙克哥哥昨天说了要吃炸酱面，厨房锅里熬着酱呢，可香了！哎呀，你看看现在的孩子多可怜，这书包重的！”

殷爱挽着吴阿姨的胳膊，两个人说说笑笑进了屋，吴阿姨进厨房去继续忙活，没一会儿工夫伸头出来喊了一嗓子：“小爱啊，洗手了没有，来帮我尝尝咸淡！”

“哎！”殷爱趿拉着拖鞋一溜小跑过去，就着阿姨的手舔了一小口新熬的酱，咸淡适宜，味道别提多美了，“真好吃，晚上我又要吃多了，怎么办呢，裤腰又嫌窄了，5555！”

吴阿姨笑着，“别着急，等孙克回来我们就吃，你孙叔叔今天晚上有事，不回来吃饭，没口福！”

殷爱抬腕看看手表，“孙克哥还没回来吗？都快高考了，不是说他们足球队不训练了吗？”

“谁知道啊，这小子成天就知道疯玩，哪有一点要高考的样子！我看他也悬，实在不行就叫他老子送他到部队里去吃点苦去。”

又聊了两句，殷爱回到客厅，趴在餐桌上写作业，写一会儿就看看表，等到六点半钟了还不见孙克回来。她跟着吴阿姨狠狠地说了孙克哥哥几句，然后骑上车往学校的方向走过去，心里有一点着急。孙克哥哥和海洋哥哥一样，骑自行车那么飞快，现在上下班时候路上的车又多，该不会是……吓吓吓……肯定躲哪儿玩去了！

一直骑到学校，也不见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，殷爱的心稍稍放下来一点。学校的围墙外头只剩下三五辆自行车孤零零地停着，殷爱一眼就看见了孙克的那辆蓝色变速车，这辆车原本是张海洋的，他去军校上学的时候把车送给了孙克。

传达室大爷门禁管得特别紧，殷爱跟他说作业本丢在教室里了，这才能把门打开让她进去。殷爱上高二，孙克上高三，一个在四楼一个在五楼，殷爱先爬到高三所在的五楼找一圈，没看见孙克的人影，再下到四楼，还是空无一人。她扒着四楼阳台往外头张望，偌大的校园里，谁知道孙克这个家伙躲在哪儿。好好的怎么放学也不回家，这发的是什么疯？

她心里忽然一动，随即快步走下教学楼，拐到大楼后头的花园里，绕过一个篮球场就是个叫菠萝山的小山包，山包上头建着一个大阶梯教室，教室再往后就是树林，那儿有好多棵粗粗高高的桑树，树上结的桑葚很大很甜，孙克带她到那去玩过，偷偷从树上摘下桑葚给她吃。

一口气爬到菠萝山顶，往树林的方向跑了几步，果然就看见了一个躺在草丛里的人影。殷爱停下来喘息，没好气地翻个白眼，大步走到孙克身边，往他腿上踢了两脚：“喂，干嘛呢，睡着啦！”

孙克把盖在脸上的一本书拿掉，眯着眼睛，不快地皱紧眉，“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！”

“还好意思问我，几点钟了你知不知道？家里等你吃晚饭呢，我和吴阿姨都着急坏了！”

孙克坐起来，两条长长的腿一屈一伸，上下打量了一下殷爱，视线最后停在了她的腿上。他的眉头皱得更紧，嘴唇也抿了起来，生气的模样和孙叔叔一模一样。殷爱有点心虚，两只手背在身后绞着手指，“喂，快点回家吧，天都快黑了。”

孙克不动，好一会儿轻声说道：“还疼不疼？”

殷爱往后头磨蹭了两小步，“什么呀，什么疼不疼……”

孙克扬起浓浓的眉毛盯住她的眼睛，“没出息的东西，被人欺负了连还手都不敢，真孬熊！”眼泪一下子冲进眼眶里，殷爱难堪又难过地垂垂头，别开脸就要走。

孙克弹簧一样蹦起来拉住她的手，“傻样，至于吗，我说什么了你就哭！”

殷爱垂头啜嚅：“谁哭了……你才哭……”

“疼不疼了？”

殷爱摇摇头，“没事……”

“没事你换裤子干什么？摔破了是不是？你……”孙克的脸上全是怒意，他用力把斥责的话咽回肚子里，长出一口气，“我帮你教训过那个人了，我的人他也敢欺负，活腻歪了他！”

殷爱着急了：“你又打架了？”

孙克从鼻子里嗤一声，不说话，殷爱赶紧抓起他的右手，手背上和指关节上有一点青紫破皮，一看就是用拳头揍过别人的样子。殷爱又是心疼又是生气，“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再打架，上回的处分好不容易才撤销，你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万一再背个处分怎么办！”

“有什么怎么办的，大不了当兵去。”

“有处分的人当兵也当不上啊！”

“当不上我就扫马路去，掏大粪，行不行？”

殷爱愤愤地咬了咬嘴唇，“你这话千万别在家里说，孙叔叔听见了准要生气，他再揍你我可不帮你求情了！”

孙克又臭又黑的脸上突然由阴转晴，不仅眉头舒展开，嘴角也噙起了笑容，他低头看着殷爱的脸，嬉皮笑脸地说道：“我只要有你心疼我就行了。”

殷爱脸上有点发烫，“我才不心疼你，我心疼自个儿还来不及呢！”

“小爱。”

“嗯？”

俊朗帅气的大男孩看着眼前的女孩子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心底里有多少不由自主的悸动，总有些感情又迫切又急切又真切，可是也让人有些惶恐。这个日暮的时分，能在残阳余烬的光线里静静地看她一会儿，仿佛就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幸福。

“小爱……”

“干嘛？”

孙克迟疑着，缓缓说道：“考不上大学，我就得去当兵，在家里也只能再待半年了……小爱，我走以后，你会不会想我？”

殷爱当然地点头，可她还没来得及表忠心，孙克就又说道：“不是想张海洋的那种想……不是想孙克哥哥的那种想……”

殷爱没能明白过来这话是什么意思，眨巴着两只眼睛愣愣地看着他，孙克在她清澈的眼神里叹了口气，伸手往她脑门上轻弹一下，拉住她的手往山下走去。

从学校骑车回家只要十分钟，孙克耐住性子慢慢地骑，等着殷爱和他并肩而行，四月底的晚风吹起少女飞扬的头发，他盯着她脑后的马尾巴，脸上悄悄浮起一个笑容。

可是一回到家就出事了，孙克的爸爸孙凯满脸阴沉地坐在沙发里，旁边坐着的还有一位阿姨和殷爱班上的同学顾维生。殷爱一看就知道这是来告状的，高高壮壮的顾维生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，破皮的地方涂着碘酒，看起来就更吓人。他妈妈气鼓鼓地盯着正从门外走进来的殷爱和孙克，从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：“孙副师长，本来我们家老顾是不让我来的，都是孩子嘛，在一起玩有时候会有些不知轻重，不过这次你们家孙克也有点太过分了，不为什么事就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，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过来告诉你一声。自家的孩子自家疼，我们顾维生老实巴交的，你可不能让孙克以后再这么欺负他！”

孙克一看这个架势，狠狠地用眼刀剐了顾维生一下，不当回事地向他自己的房间走去。孙凯眉梢微扬，重重地叱了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殷爱被这一声呵斥震住，下意识地惊战一下。这种时候吴阿姨不好直接地维护儿子，只能走到殷爱身边体贴地环住她的肩膀，似嗔非嗔地对丈夫说道：“说话声音不能小一点吗，看把孩子吓的！”

孙凯是个军人，荣誉感极强，在部队里时时事事都要争先，偏偏这么个独儿子三天两头给他闯祸，这次更是把状告到单位里去了，弄得他相当下不来台。看到别人的小孩被打得像猪头一样，他再怎么心疼儿子也不能再姑息下去，于是孙副师长狠狠一拍沙发扶手站了起来，对孙克沉声说道：“你给

我滚过来，向同学道歉！”

孙克撇撇嘴，声音不大，但是很清楚地说道：“我是人，不是球，不会滚。”

孙凯一听这话气得脸都绿了，当着别人的面，这实在是很下不来台，他抿紧嘴唇大步走到儿子面前，抡起胳膊狠狠一巴掌扇在了孙克的脸上。孙克被打得往一边歪倒，捂着脸瞪起眼睛和父亲对看了一会儿，气势汹汹地冲出了屋外。吴阿姨追出去喊了几嗓子，没能把倔强的孙克喊回来，脸色很不好看地走回屋里，对着丈夫嚷嚷：“有话好好的说，你打儿子我不拦你，先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再打，老的小的，一个比一个不省心，这日子真没法过了！”

孙凯脸更绿，转过身看向从沙发里缓缓站起来的顾维生，“你放心吧，孙克以后要是再欺负人你就来告诉我，我教训他！”

顾维生一点也没有解气的感觉，他畏畏缩缩地看了妈妈一眼，又看了看站在门口脸色苍白的殷爱，拉拉妈妈的衣袖：“我们走吧……”

殷爱深深吸一口气，声音不大地说道：“孙叔叔，这事……这事不能怪孙克……”

听见殷爱说话，孙凯立刻放缓了语气，“怎么回事小爱？你说！”

殷爱晶亮的眼睛往顾维生身上瞥了一下，“孙克哥哥……他是为了我才打架的，这事不能怪他……”

“你？”孙凯顺着殷爱的眼神看了看低下头的顾维生，心里一下子都明白了。在这个大院里，孙凯是有名的孙大炮，脾气火爆性格刚猛，他对谁都厉声厉色，唯独对殷爱这个战友留下来的女儿十分呵护宠溺，一丁点儿委屈也舍不得让她受，现在一看顾维生涨红了脸的样子他就猜到了原因，非常不满地哼了一声，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顾，你老老实实说，是不是欺负殷爱了！”

“我没有……”顾维生害怕地看看妈妈，“没……没有……”

孙凯把眼睛一眯：“真没有？”

顾维生全身向下一缩，“真没有……我就是……就是……”

“就是什么！”

“就是……编顺口溜来着……殷爱听了生气……跑走了，摔，摔了一跤……”



孙凯带兵多年，身上一股子不怒自威的气质，两道眼神直直地瞅着顾维生，“你都编了些什么！”

“没，没什么……”

“说！”

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三百六十五个干爹……”顾维生脱口而出，孙凯黑如锅底的脸色让顾维生没能把这个笑话说完，他闭紧嘴巴，后背上全是冷汗。

殷爱难堪地垂首走出屋门，两步以后吃惊地停住，泪光中，一个高大的年轻人正站在屋门前的台阶下头，痛惜愤怒地看着她。几个月不见，他原本就黑的皮肤变得更黑，嘴唇紧抿着，胸膛起伏。

眼泪终于滑出眼眶，殷爱哽咽地低唤一声，“海洋哥哥……”

张海洋什么也没说，过去握住殷爱的手，拉着她大步走出孙家的院门。

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，部队大院笔直整洁的道路上，张海洋飞快地骑着自行车，殷爱坐在后座上，紧紧抱住他的腰，把脸贴在他宽阔的背脊上，把眼泪和啜泣全都掩埋进他的气息里。

殷爱家在大院西头的宿舍楼里，两间单身宿舍打通以后做成的简易套间。打开门走进去，张海洋冷着脸扳过殷爱的肩膀把她按坐在小沙发上，然后蹲在她面前，“摔哪儿了？让我看看！”

“真没事，就摔了一小下……”

“是你自己掀开还是让我动手？”张海洋的脾气比孙克更臭，他绝对是说得做得到的主，殷爱可怜巴巴地眨眨眼睛，把左腿的裤腿拉上去，露出红肿破皮的膝盖。张海洋盯着这个伤口看了半天，狠狠骂一句脏话，站起来就往外走，殷爱一把拉住他的衣服，“海洋哥哥你干嘛！”

张海洋扬起眉，“那小子叫顾维生是吧，我去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教训！”

殷爱哀叹：“你们怎么都这么喜欢打架！”

张海洋冷哼：“拳头比道理管用，你不懂！”

“海洋哥哥！”殷爱死命拉住张海洋。从小到大，她也记不清自己劝过他们多少次，这哥俩儿像是两只爆竹，稍微有点火星就炸锅，小时候还怕父母，大了以后，也只有殷爱才能稍微拦住他们。于是她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地瞎打岔，“你你你……你怎么回来啦？你请假的吗？出什么事了？啊？”

张海洋没舍得使劲掰开殷爱拉住他衣服的手，无奈地笑着摇摇头，“你个臭丫头，年纪越大胆子越小，没见过比你更没出息的！”

说着说着房门被敲响，张海洋过去打开门，孙克吃惊地看着他，“你怎么回来了！被军校开除了？”

张海洋当胸一拳擂过去，“‘五一’放假，我刚下的飞机。”

兄弟俩见面，张海洋把孙克狠狠地训了一通，你十几年的饭都吃狗肚里去了，那人把小爱欺负成这样，你就轻描淡写地打两巴掌算完事？废物点心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！

孙克嘿嘿一笑，“我一巴掌也不能白挨，我刚才……”

他说着顿住，殷爱紧张地问道：“你刚干什么了！”

孙克颇有深意地看着她，又会心地看了看张海洋，抿唇微笑，“男人的事你别管。今晚我妈做的炸酱面都没吃到，我饿了！”

孙凯知道了这件事的原委以后很痛快地向儿子承认了错误，并且表达了他对打人这个行为的看法，“以后再有这样的人，你就给我狠狠地打，别怕，爹给你撑腰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他那是没撞见我，不然我让他后悔一辈子！”

吴阿姨和张海洋的妈妈孙阿姨在餐桌边包着饺子，张海洋难得回来，两家人聚在一起吃顿饭。她们听见孙凯说的这话一起都笑了，“你看看你看看，就他那样的，不教出个土匪来就怪了！”

孙阿姨摇头笑，“都一样，我们家张国勇和你们家老孙都是一路货色，两个大老粗，教不出什么好来。”

张国勇是正师长，孙凯是副师长，两人打从入伍参军的时候就认识，还有殷爱的爸爸殷浩，三个人就像现在的张海洋、孙克和殷爱一样好得像是亲兄弟。殷浩1985年牺牲在者阴山战场上，留下妻子戚丽颖和不到两岁的女儿殷爱。从那以后张国勇和孙凯就把殷爱当成了自己的女儿，殷爱上初中那一年妈妈从文工团转业去南方奋斗创业，这几年她一直都是在孙叔叔家吃饭，三五不时地还住在这里。

吴阿姨听见孩子们的笑声，扭头看向门外，轻声笑道：“这两个傻小子，将来也不知道哪个有福气。”

三个孩子刚从篮球场玩回来，都在院子里，才五月的天，两个大男孩热



得一起光着膀子，张海洋蹲在地下修整殷爱的自行车，孙克在一边打下手，递递扳子钳子，殷爱则捧着一盘削成块的梨子，用牙签给这个叉一块，再给那个叉一块。

两个男孩比着吃，你的块儿大了，我的块儿小了，你多吃了一块，我少吃了一口，一边乐着一边闹着，沐浴在五月舒缓的阳光下。

张海洋赶在“五一”节回家来，主要是为了五月三号殷爱的生日，每年这个日子对于张、孙两家人来说都是个小节日，趁着长假的机会聚一聚，如果都有空的话还会结伴出游，玩个几天。

不过今年没能出去玩成，一来是因为孙克高考的日子临近，二来是因为殷爱的妈妈戚丽颖“五一”节这一天也回到了宁城。戚丽颖回来并不是为了给女儿庆祝生日，而是打算把殷爱接到深圳去，这些年她在南方发展得很不错，现在已经升到了公司的高层职位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东南亚各国跑来跑去，相对稳定下来了，也就有了时间照顾女儿。

戚丽颖带来的这个消息让所有的人心情都有点儿低落，孙克更是一整天都黑着个臭脸关在房间里看书，除了吃饭上厕所，谁喊他也不肯出来。殷爱在孙家客厅里陪妈妈坐了一会儿就被孙克抓进屋里，丢给她一本英语词典，让她帮忙抽测英文单词。

戚丽颖当年在文工团里是独舞演员，现在年纪大了，风采却是不减，坐在孙家客厅的沙发里，看起来只有三十出头的样子，还和以前一样漂亮。吴阿姨和她肩并肩坐着，微笑地说道：“还是你好，一点也没变，不像我们都成黄脸婆了。”

戚丽颖笑笑，“吴姐你又拿我开心。”

吴阿姨把声音压低一点，“小威，我说句话，你可别不乐意。”

“你说，吴姐。”

“小威，殷浩……走了也已经十几年了，现在小爱也大了，懂事得很，自己会照顾自己，不用人操心，你看你是不是也张罗一下自己的事，总这样一个人也不是个事儿，过日子还是得找个伴互相照顾照顾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戚丽颖脸上有点黯然，她摇头轻笑，“都习惯了，四十多岁的人了，现在再去找哪还找得到，这个事我从来没想过，我就想着多挣点钱，给小爱创

造一个好条件，把她培养好，这样才对得起殷浩。”

吴阿姨拍拍戚丽娜的手背，“小戚……”吴阿姨欲言又止，虽然过去了十几年，但是殷浩的模样在活着这些人的心里还是那么鲜活，他是一个那么好的男人，偏偏走得那么早。

戚丽娜把心里的惆怅抛开，握住吴姐的手，“吴姐，这两年我每次来接她，她都不肯走，我知道她离不开你们，你帮我跟她说说好吗，我一个人在南方真的很想她。”

吴阿姨酸涩地点点头，“你放心，我跟她说，这丫头听我的话。”

殷爱窝在孙克的床上，一连提问了十来个单词孙克都背得很熟练。她把书放下，歪着身子趴靠在叠好的被子上，好半天长长地叹了口气，“要是你和海洋哥哥都在河北上大学，我去了深圳，离你们有多远？有没有三千公里？”

孙克盯着书，头也没抬，“笨，从深圳到哈尔滨也就三千公里，你地理怎么学的！”

殷爱眨眨眼睛，“那还好，比我想象的近一点儿。”

书上清晰的铅字变得有一点混乱，看了半天也没能把一句话看顺下来，孙克眉头皱起来，“不许跟你妈走。”

殷爱在枕头上趴得更低点，鼻子里能闻到枕上属于孙克的气息，“我也不想走，不过我妈一个人在深圳，我也应该去陪陪她，老留在宁城麻烦你家和海洋哥哥家也有点过意不去……”

“屁话！”孙克扭过脸来瞪她，“早干嘛去了？现在知道过意不去了！我说话你不听了是不是？不准走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！”孙克蛮劲上来，“我跟你说殷小爱，你要是敢走，我就不去高考，你试试看！”

殷爱翻着白眼不理他的威胁，“得了吧，你是怕自己考不上大学丢脸，就拿我要走的事当挡箭牌，我还不知道你啊！”

孙克把书往桌上一扔，按着桌面就站了起来，“你再说一遍。”

“本来吗，就你那个学习成绩，谁也没敢指望你。”

孙克虎着脸走到床边，“找抽呢！”

殷爱笑，歪着头瞅他，“怎么样，被我说中了吧，哈哈哈！”



女孩长长的黑头发铺展在他的枕头上，她柔白美丽的脸颊上满是笑意，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斜睨着，眉梢眼角娇俏可爱，孙克垂在体侧的双手一下子就握成了拳。他点点头，又点点头，猛地坐在床边朝她俯下身去，两只手臂撑在殷爱体侧，把她牢牢禁锢在自己的怀抱里。殷爱有点慌乱，双手推抵着他年轻宽阔的胸膛：“干，干嘛……我说着玩的，说着玩的……”

孙克不说话，只是低头看着她脸上闪避的羞涩，越看越是欢喜，越看越是满足。他唇舌间有点干，很渴，直觉里她身上就有可以让他畅饮的甘泉，泉水可能就来自那两瓣红润的嘴唇……

“吃饭了，孙克，小爱！”

楼下吴阿姨的叫声打断了孙克的绮思杂念，殷爱睫毛轻颤着，求助般地低声唤他：“吃饭了，孙克哥哥……”

孙克扬起一边的眉梢，好笑地看着她，低声说道：“说你不走，我就放开手。”

殷爱的心里一动，抵在孙克胸前的双手能感觉到从他身体里传来的温度和热力，那么暖和，那么强悍，那么蛮不讲理……她的迟疑让孙克有点恼怒，他朝下俯得更低：“说不说，说不说！”

就在嘴唇将及相触的时候，殷爱被针刺了似地脱口说出：“我不走了！”

孙克笑得十分满意，又这样看了她一会儿，站起来把她拉起来，“走，吃饭去！”

吴阿姨是山西人，面食做得天下无敌，一桌人吃得热火朝天，被喊来的孙阿姨连声称赞，张海洋和孙克两个大男孩根本就吃得抬不起头来。吴阿姨看了用手指点着他们，笑得合不拢嘴，“饿死鬼投胎也没有这样的！”

吃完饭嘴一抹，孙克突然说了一件事，“妈，快高考了，我想能不能和殷爱换一下，我住到她那儿去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复习，让她住咱家来。”

殷爱不解地抬起头，“你住我家？”

孙凯点点头，“我看行，回头把殷爱家的电视电脑什么的都搬走，就把孙克关屋里看书，临阵磨枪不快也光，说不定管点儿用。”

殷爱看看妈妈，抢在她之前赶紧点头，“行啊行啊，等我妈妈回深圳了我就住过来，住在这儿多好啊！”

“那就这么说了！”孙克朝殷爱眨眨眼睛，站起来拍拍肚皮，又往张

海洋肩膀上拍一下，“走，打会儿球去。”

张海洋跟着站起来，顺手把还没吃完饭的殷爱也拉了出去，三个人骑两辆车离开家到了大院的篮球场，剩下的大人们心里都明白，吴阿姨往戚丽颖碗里夹一筷子菜，“没事，回头我就跟小爱说。”戚丽颖点点头，笑得很无奈。

最终殷爱没有跟妈妈回深圳去，三号中午三家人聚在一起吃了顿饭，饭后送张海洋和戚丽颖去了机场，一南一北，目送他们都离开之后，孙克终于放下心来似的长出一口气，回到家里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到殷爱家去。

天气热了，也没什么好带的，除了书就只有几件换洗衣服，殷爱帮着他用自行车把行李推回家，再把自己的东西推回来。孙克还当真就像模像样地开始复习起功课来，每天放学回家吃完饭就过到这边来，吴阿姨有时候不放心儿子，半夜三更过去看看，屋里的台灯一直要亮到凌晨以后。

这么一来就到了六月，高考前的冲刺越来越紧张，孙凯工作忙还有点顾不上，吴阿姨和殷爱整个就围着孙克转，全力保证他吃好休息好学习好。

殷爱做完作业以后又温习了一会儿功课，十点多钟去洗手间刷牙准备睡觉，看见楼下的灯还亮着就走下去，看见吴阿姨拎着一个饭盒正准备出门。她笑着把饭盒拿过来，“我去送吧，阿姨你也歇一会儿，累一天了。”

“这么晚了，你赶紧睡觉去吧，明天还要上学。”

殷爱换上鞋子，“我散散步，成天坐着看书屁股都坐大了，嘿嘿，马上就回来。”

她没有骑车，拎着饭盒在安静的道路上慢慢地走，伸开手臂用力吸进夜晚的空气，路灯下她的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，摇摇晃晃地映在整洁的水泥路面上。

殷爱家住在三楼，她走到楼下时候看见了窗口暖黄的灯光，情不自禁露出了微笑。快步走上楼，抬手轻拧了一下，房门就应手而开，老房子的锁头有点不太好，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门关紧。屋里没什么动静，殷爱心里暗笑，开着灯像那么回事似的，说不定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。

她蹑手蹑脚走进屋里，捂着嘴不笑出声来，客厅通往里间的门也开着，走到门口的时候殷爱突然听见一声模糊的低唤：“小爱……”

被发现了？殷爱咬住嘴唇站定，又听见了孙克低沉压抑的声音：“小爱，小爱……”伴着他的低唤，还有几声很奇怪的呻吟，她来例假肚子疼的



时候也会缩在被窝里这么呻吟，孙克他是病了吗！

殷爱赶紧走进卧室，一步踏进门口，就看见孙克慌张地扯过毯子盖在他身上，可是抚弄之下压抑的激情已经到了爆炸的临界点，一直在脑海里幻想着的少女突然出现在眼前，这种莫大的刺激之下，孙克咬牙狰狞地迸发了出难以压抑的低声呻吟，它像钉子一样把殷爱傻愣愣地钉在了卧室门口。她盯着孙克涨红的脸颊和靠在床头上那种奇怪的姿势，忐忑地问道：“孙克哥哥，你……你怎么了……”

一句话问出口，殷爱突然就明白了过来，手里的饭盒啪一声掉在地下，她转过身没命地就往外跑，在客厅的沙发边被孙克追上。

年轻男孩的双臂从身后搂住她，孙克又是羞涩又是冲动地低下头，把脸颊伏在少女肩头的发丝里：“小爱，小爱……”

殷爱满脸通红，一语不发地掰扯着孙克的手。根本掰不开，这个男孩已经拥有了男人的力量，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让殷爱觉得他已经有力到很可怕的程度。孙克粗喘的气息吹拂在她的皮肤上，让她觉得更灼热更滚烫。他收紧手臂，低声说道：“别走小爱……我……小爱，我喜欢你……”

殷爱垂着头，挣动得发丝凌乱，听见他这句话却又莫名地安静了下来。十七岁的女孩很瘦削，隔着一层薄薄的棉布裙，她身上刚沐浴过的清香直扑进孙克的鼻子里，他深深地吸进她头发里的香味，把她在怀里转了个圈，用下巴抵在她低垂的头顶上。

拥抱的滋味原来这么好，比什么都好，比刚才那样激情喷涌时带来的快感还要好。孙克被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着，竟然有一点觉得眼角变得湿润了，他轻声呢喃着重复心底里的话语：“我喜欢你，小爱，喜欢你……”

殷爱不再挣扎，她安静但是不平静地伏在孙克胸前，几乎能听见他每次脉动的声音。他穿的是一件汗背心，手臂和胸前有很多皮肤裸露着，和她的脸颊紧紧相贴，酥酥麻麻的，心里也跟着毛毛乱乱，像是有小虫在爬，爬到哪里就痒到哪里，想挠一挠，不知道该往哪里挠。

孙克试着松开手臂，然后温柔地抚按住殷爱的肩膀，然后极其爱怜地捧住了她的脸庞。隔壁房间里的光线不能完全照亮这间不大的客厅，昏黑里、悸动里，他低下头去，试了试，在半路上停住，然后一鼓作气，吻住了他这一生最最珍爱的女孩。

年轻人的热情一旦开了头，就很难再用理智克制住。孙克像是着了魔一样迷恋着每天晚上和殷爱短暂的温馨时刻，就算是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，他的眼神也火辣得让殷爱无地自容，吴阿姨笑着摸了摸殷爱的长辫子，“这丫头，吃得头都要埋到碗里去了。”

孙凯副师长看了看儿子，沉声问道：“复习得怎么样啦。”

“还行吧。”

“努点力，学校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只要你过线就没问题，还剩一个月，拿出点男人的气魄来，拼一把！”

孙克点头，“我知道，会努力的。”

孙凯满意地嗯了一声，吴阿姨在一边笑，“别光顾着你儿子，小爱明年也要高考了，你得给她计划计划，看看是不是也报考个军校，女孩子在部队干个几年，转业安置个公务员单位，安安稳稳的多好！”

孙凯摆摆手，“这还用你说，老张早就给小爱铺好路了，别的地方不敢吹，北京军区 and 南京军区这两块地方想找人帮忙一点不费事。”

殷爱懵懂地听着这些，“那我也考海洋哥哥的军校，我们三个人上一个学校。”

“傻丫头，海洋上的那是陆军学院，太苦，女孩子吃不消的，好像也不招女生。”

“很苦啊？那我怎么没听海洋哥哥说有多苦，他不一直都说挺好的挺好的吗。”

孙克傲气十足：“那是怕吓着你们，你跟我妈，还有孙阿姨，絮絮叨叨咋咋呼呼的，要是我也不跟你们说，省得耳朵遭罪。”

耳朵不遭罪的结果就是，晚上十点多钟给孙克送消夜的人成了他的亲妈，吴阿姨看着儿子一副不乐意的样子，走过去往他头上敲了一下，“小兔崽子，老妈给你送吃的来，你吱都不吱一声，啊？”

孙克不耐烦地扭过脸，挤出笑容，冲着老妈大声地“吱”了起来，吴阿姨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转身回家睡觉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一吃完早饭殷爱就被孙克拉出了家门，骑车到学校，走进校门以后没有上楼去教室，而是被他拽着上了菠萝山，就在那一天殷爱找到他的地方，孙克把她搂在怀里。